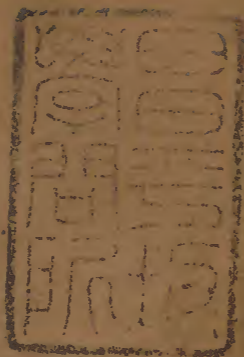


天文管窺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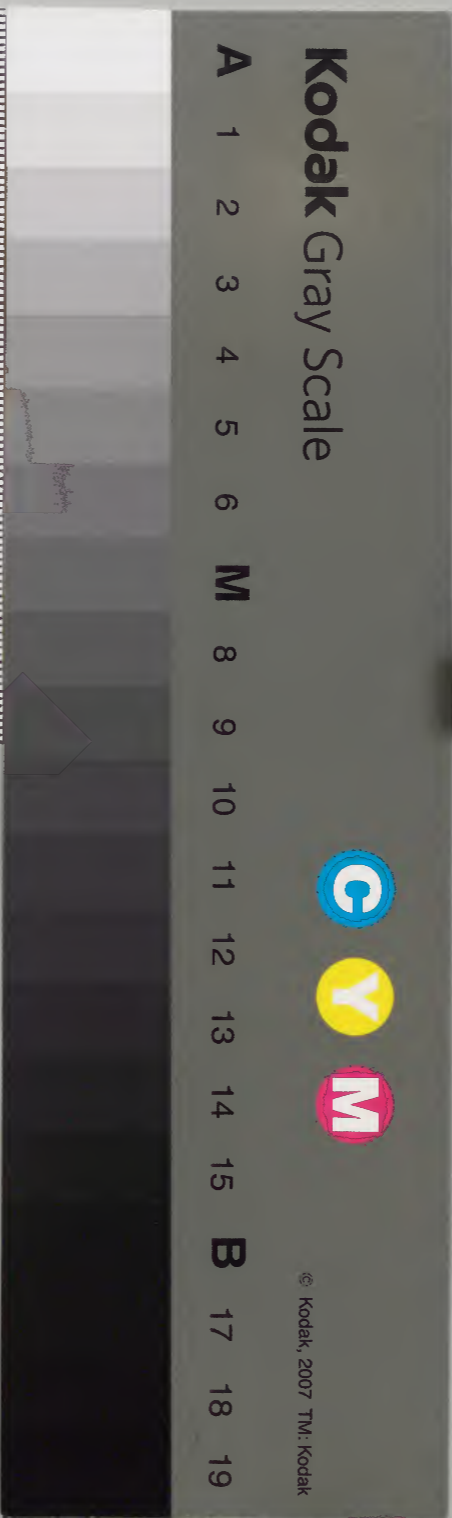
四之七



漢書門			
九	六	二	九
七	二	函	號
二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漢	九
二	六
二	二
二	二
三	五
函	二
架	二

番號	漢	9629
冊數	24	(8)
函號	305	261



管窺輯要卷之四

安黃矣鼎玉耳父纂定

淺草文庫

而小童獻對與英華謝九思視先

九思視先

九成

桐城方兆及子詒同閱

天序

天者羣物之祖不言而懸象王者天之宗子法天而天象益彰有見於天者則曰虛能生有故在天

管窺車要 卷之四
成象在地成形有見於人者則曰影生於形故下有是形則上有是影孰知有則俱有曷先曷後哉先王多因天象以設官後人或以人事而名象秦漢而下業儒者視天象爲術家而學焉者寡言天者以王道爲粗迹而罔焉弗聞直以占驗轉相註釋大義乖而小道熾徒使英雄假之以用武奸豪竊之以行私宜乎爲世大禁而垂象之精蘊隱法天之妙用絕矣前世已然之迹未必一一復見於後世殆可參考而不可爲典要也今以占而定其所主或數星而同一主管或一星而淆以數占是皆不明乎道耳粵嘗仰而觀之上而帝下而諸侯羣臣間出而有無窮之與八政六府襍見而有自然之蘊大而岳瀆微而動植精英呈露至理攸存煥乎圖書布列之象多不可損少不可增昭乎帝王經綸之法南不可北左不可右誠王道之權輿列聖之取衷焉者也彼專門者測而識之因其體之聚拆隱見光之明暗變動與夫七政之所以宿離客氣之所以乘見而又叅之以十有二歲之相

伍之以十有二律之徵紀之以十有二州之舍吉
凶禍福可觸類而推之矣拒而不信非予之所強
也知而弗庸非予之所望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也

天文總論

天度本無廣狹之分由渾儀法分而有斜長之處
故分度廣狹不齊王奕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
天體冲漠雖分爲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
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

而已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
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
而名也某日至其州幾里某日至其縣幾里驛可
得而計也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當
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生焉井斗之舍非
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紫鬼
之傍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
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廣狹非舉一宿全
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杓二星不當日之度

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六度半牛
六星距西星不當日之度而中二星當度故牛距
魁而得六星虛距北星不當日之度而當星當度
故虛距南星得十度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
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其宿得
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非已

晉天文志曰在野象物在朝象人在人象神以其
神差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
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

凶五緯躔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
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
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
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千
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王應電作爲座二百八
十三爲星一千四百六十五弘治年間楊子器跋
云二百八十三座凡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則悞多
一百星矣蓋三垣共三百三十八列宿共一千一
百二十六

宋中興天文志總三家叅諸說考定二百九十座
所不知者闕如也蓋諸星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
者有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枉附華蓋衡柱附
庫樓矢得以附弧曰不得以附杵鉞不附井耳不
附畢糠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鈎鈴鍵閉不附房野
雞精不附軍市南門不附庫樓積水不附天船積
尸不附大陵天諛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三注不附
五車石氏甘氏皆有其辨不可臆說也

洪範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天象八
穀瓜酒倉廩主食市肆錢帛珠瑜主貨社稷廟鬼
主祀營室土功器府車輻軫轄主司空七公主司
徒大理內平執法主司寇謁者傳舍天節九州姝
口主賓將軍騎官壘陣軍井伐鉞主師天象聖經
相爲一貫者也

禹叙六府曰水火金木土穀天象燿司火柳園主
木土公吏社司土八穀稷主稼穡潤萬物者莫潤
乎水故水府尤詳而金獨畧止一鈇鉞耳可以知
天道之重輕王政之緩急矣

管子地員篇 卷之四
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天象頡頏哭泣主
貌卷舌齧主言鬼爲天目主視附耳主聽心主思
人事與天象合數如此

王奕云帝王世紀載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每一次三十度三十三分度之十四周天分爲十
二次積一百七萬零九百十三里蓋三百六十五
度合之得一百七萬零一百八十里又加四分度
之一合之得七百三十三里故也三統曆詳矣然
猶未精也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一度爲

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
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天一百七萬一
千里陸績云天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
一也考之徑一不但周三率周一百四十二而徑
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
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今按周
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長
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鄭玄云凡影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據此日當去地八萬餘里矣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勾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分天徑之半地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減去五十五萬七千三百十二里有奇則一度止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去舊度一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依日月交食筭天之圓徑十一萬五千二百里日圓周二千三百六十二里半月圓周一千八百九十里日徑七百五十里月徑六百里日道依天而月道下於日道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里是以月徑六百里之廣

猶日徑七百五十里之大耳

天占考

夫天之道順動不息而覆育萬物不失厥中則四時應而暑序品物生故聖人法天道而順至理政有失則示吉凶之變以譴告之使其開悟若變色是謂易常四夷來侵或色赤黃如火濁氣四塞天下蔽賢人主絕世日入時忽有赤光燭地行人有影名曰返照下有反叛天晝晦臣制君見星則國亾天久陰而無雨臣下謀天裂謂陽不足主臣強下將害上天裂見光則下有流血天鳴有聲君死民勞若天雨土是謂黃青土失其性主百姓勞苦而無功又主內淫亂雨石民流兵起雨沙灰則君暴失國雨禽獸虫魚俱謂不祥主民流兵起君暴臣專或雨血肉筋骨則人相食兵亂國亾王者不九族臣多貪橫害賢天雨羽毛主邪臣進賢臣退兵役繁興戶口凋散若雨赤雪大兵起雨水則大疫雨金銀錢鏹俱主兵興獄繁國中
大饑或雨絲綿則荒亂雨布帛則兵喪並起雨杵

雨曰亦主饑荒惟雨釜甑歲大豐稔其形如小錢
大從地中出其中如黍粟世人謂之蒸餅稔之徵
也雨禾黍三公易位大臣出走京房曰天雨五穀
人民流亾雨艸木君臣不和人多兵死雨花國有
喪雨葉君有敗再如天火燒國郭門其地有謀將
發燒邑城門其邑圍天火燒宗廟其國將亾天下
火音如雷鼓臣下有謀君亾天變者父怒也父道
尊而嚴垂戒事之常父不戒子子必自恣天有所
變人君不可不慎地變者母慈也母道慈而愛怒
固鮮矣人君不可不謹俟其命夫天變可弭以其
戒之常也地變無救以其戒之鮮也

地中議

古論地中取春秋分卯酉晷影相直又取夏至午
中晷影與夜半北極窺筒相直以定東西南北之
中故得陽城爲地中世宗其法莫有議也竊疑地
偏於地中之南一二度者則春分後二日卯中之
晷影與秋分前二日酉中之晷影亦必相直其夏
至午中晷影與夜半北極窺筒相直如故據此以

定地中得不有偏南之誤耶然取晷影既不當春
秋分之中而在春分後秋分前其地當偏南也明
矣使若在春分前二日秋分後二日取卯酉晷影
相直必謂其地偏於北而不得以為地中矣近考
授時法太陽行度有盈縮春分前二日太陽已纏
春分赤道度至春分日太陽行以先天二度餘秋
分後二日太陽方纏秋分赤道度當秋分日太陽
尚未及天二度餘取卯酉晷影相直其地正為地
中非偏北也古法未知度有盈縮但據春秋分日
卯酉中晷以定陽城為地中方致有偏南之誤矣
由此推之地中當在陽城之北約四五百里是也
至論地平不當天半則又當有損益焉

度里通議

天象渾圓周度三百六十五奇度約二百五十里
天周約九萬餘里地平直徑南北相距一百二十
一度約三萬里橫徑東西相距度里亦同地平不
當天半約下一度以夜半北極及二分午中卯酉
晷測取陽城得地中四距天際各六十度約一萬

五千里上直天頂名嵩高距六十一度約一萬五千里強下至地底天際五十九度約一萬五千里弱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嵩高去極五十八度赤道北距嵩高三十三度去極九十一度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餘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無影從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圍天之弧背以弧矢術求弦得衡岳距地中弦徑約九度餘從陽城衡岳地平鳥道相去約二千五百里以天道配地里度得二百五十里又以地中夏至晷影一尺五寸與夏至日下直衡岳大弧弦五十八度以勾股術求之得相距二千五百里以度里約之得二百五十里爲度又以地中北極出地與衡岳北極出地相較餘得相距之度以度里乘之亦得相距之里三法互求悉皆符合故在天之度約一得在地之里約二百五十度里相通而天周直徑橫徑諸數俱可得矣若以各方所測北極出地有高下之殊夏至晷影有長短之異日道有南北之別則以各方所測地有偏正遠近之

不一天頂有高下遠近之不同故北極晷影日道
之數皆隨之而有變也如執其數則變有萬殊惟
會以理則歸於一致矣故天高地廣不必駕鶴乘
舟而瞬息已極此所謂道通天地有形外孰
謂其高遠而難明也昔

分野更變議

星野之分雖有定屬世歷千古不能無變也有因
天運而變者有因地勢而變者有因人事而變者
以天運之宿度分於黃道黃道遷於歲差如宿屬
斗末者或變而爲牛初則野之隸於斗末者亦當
更而爲牛初矣此因天運之變而分野當改也以
地勢而論之據吳越相隔一浙風俗音容好尚頓
殊是人物限於山川而山川限爲分野惟山亘古
今而不變然川或有壅塞或有開導河或有遷徙
如汴城或徙於河之北復更於河之南則亦當隨
其遷徙壅導而判其分野矣此因地勢之變而分
野當改也以人事而論之據魏徙大梁則西河合
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或昨屬荆豫

今隸司究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此因人
事之變而分野當變也三才交變如此分野之說
豈可泥於一定而無變通之議耶

論合犯

合者二星相合也有合度合星之別日月合朔五
星合伏是合其度也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是合其
星也合在經度而緯度去遠則不相犯如經緯相
合則其星或形體相掩或光芒相侵則謂之凌犯
矣古占或以相去一尺相去七寸相去五寸不論

光芒相及俱謂之犯其五寸之內光芒自然相及
固當爲犯一尺之外若光芒相及則亦爲犯據彗
星光芒掃大角掃天市之類此雖一丈之外光芒
相及亦俱以爲犯矣凡犯犯左則占左犯右則占
右上下相犯亦然如犯左而占左者則不必占右
矣別其芒之所指以知事起之情芒多而短者事
衆而謀未成芒少而長者其謀已成也如氣專在
上行四芒已具下有亾國其芒過四者未可命也
又有光芒上大倒行反芒向下謂之反羽又如水

木金三星聯度金星光芒犯木本不及水又因木
星之光接引以犯吉水則金亦爲犯水矣是謂接
犯如光芒不辯者謂之同光形體合一者謂之掩
食如星見月中謂星食月月掩星亾者謂月食星
是相犯則必合相合則未必犯也相食則必犯相
犯則未必食也蓋犯重於合而食重於犯者矣事
之吉凶各如其占

天部占

周髀雲天圓而動天者圓也○天尊而地卑在天
成象傳曰清與輕者天之體也○天無私覆老子
云天得一而清○天秉陽垂日月星三光也○易
云天道惡盈而好謙○范蠡云天道盈而不溢
說云天道真純與善爲隣天行善事上契天情則
降吉利賞人之善故也
舜有孝行仁義恩信惠愛行於天下感應上天堯
讓其國風雨其時人皆歌大國無禍亂此天之食
善也行其不善之事則天變災殄日月薄蝕雲氣
不祥風雨不時致之水旱顯其凶惡以示於人若

乃知過而改之則災害滅矣如紂之無道荒淫亂政則天不容夏降雪至午日天雨石礫雨血降雹大者則馬頭紂不知過不能改惡修善致武王伐之契洽天心此天道真純在此而論也

天忽變色四夷來侵○天晝昏有風吉無風凶殃從外至○天裂見地兵大起○天忽裂有大水大兵起○天裂見光有流血○天裂見人及言善惡隨所見聞○天裂見牛馬人上不安天文志云孝惠帝二年天開東北二十餘丈天裂陽不足地震

陰有余皆臣下盛將害上之變時當呂后臨於位革欲兵亂此其驗也○天裂者作亂之君無道之臣欲裂國其下之主當之也○天裂見人兵起國危○天春裂無害夏秋裂主賤人不安民饑冬裂天下大動冬有大兵亦有大水○天鳴有聲天子及大臣憂而驚○劉向曰春秋之前天鳴地拆災異並臻○天久陰不雨必有下人謀上○天晝光赤狀流星分國改號自立王成三年之內天下不寧○天忽濛濛數日不解大雨不至將相有憂○

凡天下大旱大臣專政不行正法無惠澤及下則禍流萬姓○凡天裂世主失政不出一年天下不

天漢起沒考

天漢起東方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始經龜魚傳說天江糠星天籥斜行上連箕斗天弁河鼓左右旗十釧分一派西映天市吳越自坤抵艮至宗人宗星而止其大勢上絡天津車府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天船大陵漸下而東南行又歷卷舌五車天潢天關司怪水府拂諸王入東井過四瀆闕丘天狗弧矢天社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有大錫公註

管窺輯要卷之四終

管窺輯要卷之五

六安黃帝鼎玉耳父纂定

侄九錫公位

九疇倫叙

九如眉介

桐城方兆及子詒同閱

天變色占

天以輕清為體色變昏黑者君不明慘白為喪憂
赤如火血為兵起天下亂黃為土功興日慘黃

大風災 天色慘白昏蒙遊氣徃來蔽覆日月失色必有蔽主明者 黃氣西塞天下濁亂兵災俱起

漢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火光壬寅辰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竟夜着地者黃土塵也是歲帝舅王鳳始用事又封其弟五人爲列侯哀帝卽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皆爲列侯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傳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

京房易傳曰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智厥異黃厥咎聳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也

黃濁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晉元帝大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氛埃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亘天日無光色其十一月帝崩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自元帝渡江政在臣下其後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二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
時張重華在涼州用譖言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至
九年孔嗣子見殺國遂衰亾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
政親近佞臣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丙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
桓玄謀逆晉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風四塞帝
尋淪陷京室丘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五
日夜乃止其四年帝降於劉曜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戊辰黃霧四塞次
年春元兗邵殺逆齊武帝永明六年十一月丙戌
土氣彌天如烟入人口鼻三日乃止八年六月丙
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其色如金

天陰晦占于土順氣一日五時正氣不
天陰連日解而復合必有亂臣天陰雨土煙埃蒙
密視不見人陰風悽慘臣主離心庶民愁怨兵革
乃興天久陰不雨必有下臣謀上者 天氣暴昏

作雨不常大臣罔上行私天下不安 京房占曰
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蜺日旁氣也 臣
私祿及親厥異蒙先大溫而後蒙起則日不見
人臣行善不請于上則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
謀臣辟異道則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

立嗣子不定亦蒙日不明 知德不用則蒙起而
白 德不序則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君樂逸自放
則蒙而日青黑雲駕日左右行過日 大臣不任
職則不解其臣利邪以食則蒙大起白雲如山行
蔽日大臣不言道則蒙大起而日不見若雨不雨
滿十二解有大雲蔽日祿生乎下則蒙微而小雨
已乃大雨臣相攘善則蒙黃濁 下臣功求於上
則蒙而赤風鳴條解蒙下專刑則蒙而日不明大
臣厭小臣則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
起而蔽日衆不惡惡則蒙三日而起日不見臣漏
主言則蒙微日無光有雨雲不見 廢忠用佞則
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 有逸民則蒙濁奪
日光 大臣不任則蒙白三辰止止則日青青而

寒寒必雨忠臣進善而君不試則先小雨雨已蒙
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則蒙微日不明一溫一
寒風揚塵謂知佞而厚之則蒙厚而溫謂君臣故
相悖戾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
蜺謂后妃有專則蜺再重而圓至衡早妻不一順
黑蜺四背謂又曰蜺雙出日中謂妻以貴高夫則
蜺四方日光不揚解而溫謂君內淫則蜺如禽
在日旁謂以尊降妃則蜺直而塞六辰乃除夜星
見而赤謂女不變始茲謂乘夫則蜺白在口側黑
蜺裏之氣正直謂妻不順正則蜺中窺貫而外專
夫妻不莊則蜺與日會謂婦人擅國則蜺白貫日
中赤蜺四背謂嫡不見答蜺直在左交在又君外
淫則蜺氣左白交於外娶不達則蜺白奪明而大
溫溫即雨娶不專則蜺抱日雨未及謂尊卑不別
則蜺三出三已三辰除此皆陰雲之類也霧氣不
順四時逆相交錯亂風四起欲雨不雨者天下欲
分離之象也謂黑霧終朝不解者黑青也當有冤
氣變爲兵災近大水之地則不占謂庶正蔽惡則

有非常之惡。兩軍君相當有霧從破軍上來如
煙如小雨入人眼鼻者有急兵來。兵發之時霧
起日昏急宜還師。久陰霧色解紅兵起有大戰
若有黑風吹之所之之方有流血城營內霧氣狀
如懸屍宜卽去之。

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卽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
欲出夏侯勝當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
者陛下欲何之賀怒將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光
光特獨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廢賀讓安世以爲
泄語安世實不泄乃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時則有下臣代上不敢不察
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
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

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顛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
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
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
會稽王。

晉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於庾子後
劉曜寇洛川帝蒙塵於平陽
梁元帝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暝京房易飛
候日羽日疾風天下昏人大疫不然多寇盜明年
為魏所滅

陳後主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暝入鼻酸辛
北軍臨江帝猶沉醉為隋所俘開皇二十年十月
久陰不雨冰幾獨孤后與楊素譖太子勇廢之
唐玄宗寶曆十四年冬三月常霧昏暗十步外不
見人占曰是謂晝昏有破國
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庚辰至於丙申晝常陰晦微
雨雪夜則晴霽占曰晝霧夜晴臣志得申

天裂占

天裂兵起天下分武密占曰天裂有無道之君逆
亂之臣分其國土天裂見光流血滂天裂見人兵
起國亾 天裂中赤如血其下有流血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太安二年八

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齊東昏侯永元二
年夜中天開黃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甕漸
大如倉廩隆隆有聲如雷墮中野雉皆鳴

梁武帝太清二年天西北裂長十餘丈其光如電
聲如雷

陳後主至德元年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黃
襍色隱隱如雷聲

天鳴占

天鳴或如雷響或如瀉水或如風水相激背爲人

主憂百姓勞苦或曰天所鳴之方有革位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東南方天鳴聲如風
水相激三年十月壬辰又鳴至丙午時王敦作亂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鳴東南元興元年九
月戊子又鳴梁武帝大同十三年六月辛巳竟天
有聲如風水相激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
風水相激三夜乃止後主初卽位八月癸未天東
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九月辛亥夜天東南聲如飛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四月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天雨異物占

天雨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其宗人又曰侯人祿功臣僂天雨血或曰天雨血先樂後悲天雨華淫侈大行國以亂天雨赤水無兵兵起有兵亂者伏死其辜天雨肉正人戮天雨艸

木人多死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人衰賢去厥妖

天雨艸木 天雨黃土百姓勞苦

天雨土萬民勞而無功天雨黃土臭如硫黃與雨

偕下兵敗國亾天雨金人君多殺不辜不出一年

兵起 天雨石所下之地國君凶 天雨赤土赤

塵功興民怨叛有兵在外敗天雨黑汁君無道讒

臣在位不出五年國亾又曰天雨墨有陰謀天雨

毛其地大饑 房易傳曰邪人衆賢人逃厥妖天

雨毛



天雨粟易世主一曰天下更政一曰民勞役
春秋宋襄公時隕石於宋五其後襄公會楚萊伯
身執於孟兵敗於泓傷腹而卒
周顯王時雨金櫟陽櫟秦地也秦周商鞅行酷法
多殺無辜之徵也

赧王三十一年齊千乘傅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
沾衣未幾燕師入齊湣王出走爲淖齒所殺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是時諸呂用
事太后殺戮諸王建立非嗣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流血京師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糾結大如
彈丸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草狀如來光時此皆衰
之徵也

後漢和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 雨肉似羊
肋或大如手時梁冀用事枉殺李固杜喬天下冤

之

晉武帝泰始八年蜀地雨白毛

永康元年尉氏雨血愍帝建興元年河東雨肉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色黃時帝
自以爲聰明過人惡人勝己篤信佛法捨身爲奴
閉賢絕道之禍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三年簡文薨九土而吞
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死諸子皆遇害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明年周師入并州大戰
城西伏尸百餘里京房易傳曰天雨血國亾君戮
齊國遂亾

後周大象二年天雨細黃土移時乃息時宣帝昏
任茲甚明年崩靜帝立禪於隋

隋文帝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時帝分封諸子爲行
臺專制方面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帝又廣營都
邑起仁壽宮頽山堙谷死者大半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
者六七寸是歲關中旱米粟湧貴

開皇十七年石墮於武安淦陽間十餘後帝崩
唐武后垂拱三年廣州雨金金位正秋爲兵爲刑

占曰人君多殺不辜不出一年兵起四年三月
天雨桂子於台州旬餘乃止唐貞元二十年雨赤
雪於京師

唐咸通八年七月泗州雨湯殺鳥雀
宋紹興八年五月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
十里皆龜刑龜猶歸也又介物兵象水有消釋之
象時秦檜主和議罷兵自是神州陸沉

天恒寒恒燠占

天忽暴寒風氣懣悽日月無光國有陰謀宜防盜
賊天未當霜而霜未當雪而雪與霜當止而猶雪
皆陰盛陽衰之徵也其占為政令苛急刑罰太過
其應為妾乘夫臣犯君夏雨雪刑罰不中國有亂
臣冬寒井水小人為政天下多冤起兵夏寒刑罰
慘酷國亂兵起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
命厥異寒誅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為電
害正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鳥道人始
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
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有敗軍興兵妄誅茲謂

命疑轉夏 卷之五 十三
亾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
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芸角聖賢
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
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及在草下
雨木冰大臣死亦爲兵起劉歆曰陰施不下通陰
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也劉向曰冰
者陰之盛而水滯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雹
者陰脅陽也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脅之不
相入則轉而爲雹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狀陰也
易緯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迫教令數變無有
常法不救則爲強臣謀逆兵起

魯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
雨雪時魯夫人有淫行後公與之偕如齊而殺死
董仲舒以爲夫人專恣陰氣盛之象也定公元年
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令人月陰氣未至君
位而殺物誅罰不由君而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
季氏出昭公而立定公斯其應也

春秋晉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水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止公叔孫僑如出奔齊刺公子偃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年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蜀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人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征伐四夷師出三十年天下戶口減半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自殺三長史皆棄市

三年十二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郡大飢人相食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大如雞子深
二尺五寸殺二十餘宣人蜚鳥皆死其十月霍氏
謀反族誅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雨雪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
霜殺稼天下大飢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國事

建昭三年十二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京房
張博爲石顯所譖死

後漢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瑯琊井中冰厚
尺餘時郡宅起天下始亂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右扶風雹大如
斗是時天下潰亂冬無雪霜草木華實恒燠之罰
君政紆慢之所致也

京房易傳曰祿不稱其行厥咎燠雨雪四至而溫
臣安祿樂逸而不任事則燠而蟲生知罪不治
夏則暑殺人冬則草木華實重罪不誅則當寒
而燠君令不行臣不奉法則霜不殺物春秋魯
桓公十五年春無冰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說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

天下皆同故曰無氷天下異也

桓公殺兄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叛周室成公時
楚橫行中國王禮子殺召伯毛伯王師敗於貿戎
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
不能制善惡不能賞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
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多渴死時帝狂疎荒
滯無度百職不舉

天恒暘恒雨占

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
不雨變而赤師出過時茲謂廣有旱不生

上下相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

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無雲 宮室

過侈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
踰節其旱澤枯物爲火所傷

秦始皇二十年天下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漢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
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

文帝三年秋大旱是秋匈奴寇邊發兵擊之出塞
濟北王與居反討平之 後六年天下大旱時匈
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遣三將軍屯邊
又三將軍屯京師

後漢世祖建武三年七月洛陽大旱五年夏旱是
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諸軍多過時 晉武帝泰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採擇鄉校諸葛
冲等女五十餘人入殿簡 又取小將吏女數十
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是殆積陰生陽上
緣求妃之應也恒雨不息陰氣蓄積百姓愁怨
又曰陽德衰則陰氣勝故常雨

春甲子夏丙子季夏戊子秋庚子冬壬子謂之天
甲子日有雨必占之春甲子日有暴雨風色異常
主有赦夏丙子日有暴雨風色異常主起兵有刑
獄事季夏戊子日有暴雨風色異常主歲稔壬子
有喜有赦秋庚子日有暴雨風色異常主威賞行
冬壬子日有暴風雨色異常主天子納賢人

漢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

山水壞民室八千餘所後歲餘新垣平謀反誅夷
又匈奴數犯北邊連歲征討

天風雷占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去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
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 政悖德隱茲謂亂厥
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
耄厥風雲俱起折五穀莖 臣易上政茲謂不順
厥風大焱發屋賊劔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
卽溫溫卽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搖穀
不成 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擇厥風不搖木早無
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害
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
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恒地變赤而殺人
天起赤風天下兵災

漢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
人時淮南王破越後遂謀逆遷蜀道死 五年吳
暴風雨壞城宮府民室時吳王濞謀逆後卒誅滅
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

時王戊初嗣位後坐淫削地與吳謀反誅

武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厥後征伐四出用兵三十餘年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宮中樹七圍圍以上十六株壞城樓後燕王旦謀反誅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二年六月京師乃郡國四十日大風拔樹三年五月癸酉京師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株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渤海大風拔樹三十萬餘株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時帝聽諛曲直不分漢政由此而衰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木昏塵蔽天管輅曰此爲時刑大風執正之憂也是時曹爽樞務自專驕奢過度此思不眷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誅滅

吳孫權太平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濫平地水深

八尺拔南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
明年權薨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窺數百
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
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幽子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

四月張華弟舍颶風起折木飛繒新軸六七是月
華遇害趙王倫篡位元年正月癸酉祠大廟風暴
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
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百餘株其風從橫無當若
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反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
顛十一月宮車晏駕

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
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三年正月桓玄出遊
遊大航風飄其輶輓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
月江陵大風折木是月玄誅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候

日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
軍入鍾離

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于南城北風
大起普天昏闇五行傳以爲人君務亂之應是歲
爲魏所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
樓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幼安成王
頊專政明年帝崩太子嗣位頊遂廢之太建十二
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臯門中闈九月又風發屋
拔木是時始興王叔陵專政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是時和士開專政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師大風發屋拔木
秦隴壓死千餘人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驪道
上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下餘尺乃墜皆碎後二
歲漢王諒反并州伏誅

唐元和十二年春州一夕暴風自西北起天地晦
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躡躑聲占者曰不
及五年其地當大殺戮

凡雷出以二月收以八月若發於當出之先當收之後皆爲非時刑賞失當之所致也以所鳴日時占其災咎

子日有讒臣在君側又爲盜賊爲水爲兵爲死喪哭泣事

丑時相易 天子有動兵大出

寅日胡兵起后宮不安有妖言人災大水河津不通天下多惡風卯日王者不安將相兵馬動東宮後宮有變

辰日兵起天下不安有失土庫兵出農人憂

巳日蠻夷兵動吳楚不安兵車動

午日王者過侈淫樂無度又爲火災宗廟有變事未日有大水有巫蠱祝詛大臣受誅天庫藏火災有兵疫馬死財寶出天下多死人

申日兵起將災虎狼爲害

酉日有遠使西戎燕趙有胡兵動道路多艱

戌日王者遷居宮室土木之工興有火災倉粟出人飢

亥日風雨不節大寒殺物大水兵起

凡非時而雷當有兵發於所起與方而之其所往

之方若有風從之則兵勝風逆有戰京房曰天冬

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蟄蟲出行雷聲連日不止

謂之失信人君號令不常民多憂怨

凡雷先發而後電者陰勝陽也其占為君失德賊

臣將起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

歲帝崩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七年十月戊

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

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

太后崩乳母王聖乃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朝權

漢道陵夷實始於此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無雷
四年五月
癸酉無雲無雷

晉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雷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辰會稽大雨震電巳巳
日夜大雨震電庚午日大雪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震雨雷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日大雨震雷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日又雷
五年十

月庚午日雷發東南方

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癸丑

日雷
六年十二月壬辰日大雷
九年十一月

甲戌雷乙亥日又雷其應或爲亂臣或爲六國

旋風上衡於天其下有冤枉事
旋風連日不止

其方所有亂一曰有屠城
旋風逆而溫熱民大

疫死喪

風聲悲鳴連日不止有兵則敗於所鳴之方無兵
者則長民者有死喪憂戚亦爲有火災
暴風忽

起東北其聲淒涼主水災起西南方而溫為旱
暴風起音如破鼓有兵兵在外者敗
軍中忽有疾風勢如過箭便無踪跡急防賊來夜
中尤甚

軍出在外有風夜起晝止宜防賊人夜動偷劫營
寨

天見襍雲氣占

天見白氣如虹兵起 黑氣如虹水災 赤氣如
虹火災兵起 青氣如虹淫雨為災皆作於所發

之國黃氣如虹有兵則所起之方勝日旁氣如狗

六七枚有反者 青赤氣掩日必有大戰六國青

龍四向扶日臣謀主期不出三年 常以九月上

丙日候日旁有交赤氣其下有兵日未出有赤見

日君側有佞臣白氣廣三尺在日下東西其國兵

起

冬至日日未出未入有雲迎送之歲美無災疫水

旱日出有雲隔之白為喪青為蟲赤為兵黃為土

工 日有黃氣二重風雨時五穀豐 日有黃暈

再重不出一一年五穀以濕暑傷有兵天下憂日有
有黑暈再重其災在內內臣貪利不出三年天下
饑民流亡夏雪冬雷國以亂亡 日下雲氣如獐
鹿兵在外者潰無兵則兵起日下雲氣狀如張傘
又如飛烟有光如火星傍出下有流血

日下雲氣如鬪牛如人持戟立如人無手皆爲兵
起國大有憂

日下雲氣漠漠如花相連續不斷后宮亂 日下
氣如散人君失政后妃爲亂 日下雲氣如樹

雲君憂危 日下雲氣如鼠如雉形頭翅舉有水

災 日下雲飛如破船行輦轂之下有憂 日下

雲五色如奔獐走鹿大臣有誅戮者 雲氣界如

十日如十字其國有大凶 日下雲氣如人舉兩

手后妃有亂 日下或左右有雲氣如人舉手分

日主命惡之 日出沒時有雲如刀戟橫截日上

下白爲喪黑爲驚憂赤爲兵大 日將出而雲氣

如烟霧紫赤布隔於天下有大雨則有火災應在

七日內黑雲散下屬地如猪狀其方兵起破軍殺

將轉青雲繞日四散變作雁行分列郡國謀叛青
霞貫日下欲害上 青霞發日上下左右君得賢
臣黑霞貫日君憂在日上下左右爲風大作色潤
慘者有雨黃霞紫霞在日上下左右國君有喜若
覆貫日喜變爲憂白霞勁銳布疋帛狀所起之方
有兵赤霞或白霞貫大臣災后妃死將軍有戮者
黑霞貫月大雨八災日下有白霞垂是當有賊
臣謀君雲見霞者非霞者日光所成暫成倏滅其
長或尺或長丈以至宣天狀如旗槍勁而有力與
虹氣不同也

後漢昭烈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次夷陵
六月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踰旬爲陸遜
所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乙亥朔會羣臣於大殿
前殿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宮上二月甲子元
克劭殺逆

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黑氣如龍見於殿內其年
爲魏所滅

陳宣帝大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氣屬地散如猪者十餘明年吳明徹敗於呂梁爲王軌所擒一軍皆沒

唐太宗貞觀 年四月立晉王爲太子有青氣繞東宮十八年六月壬戌有青黑氣廣六尺貫辰戌長亘天其後太子立是爲高宗不聽忠言立武后爲皇后改易唐氏殺李氏子孫殆盡

管窺輯要卷之五終

管窺輯要卷之六

六安黃 鼎玉耳父纂定

男九命簡臣

九思視先

九成

桐城方兆及子詒全閱

日占論

日爲太陽之精積而成象光明實盛布照四方出則天下明入則天下晦萬物莫能視其體猶至尊

之不可窺踰有人君之象焉故出入順纏運行循
度無變色薄蝕之異則人君乘運而王天下太平
民庶豐樂人君有瑕必露其隱以告示焉凡君有
盛德朝有善政則日行中道纏次不忒其色光明
五彩春日和融夏日炎熾秋日熙皦冬日溫舒皆
爲吉兆天文志曰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其色光明
人主吉昌百姓安寧其君失德其臣亂政則日爲
之失色故日昏無光行人無影烏鳥羣鳴悲國之
將衰也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光明或黑暈或
黑靨黑子者皆陽氣弱而不能充滿其黑體故有
此象焉皆人君之德不明臣下專權之所致也若
君能省咎補過則災少解凡日色變青其分有兵
爭赤而赭將死於野或變黃色則土功興變白則
諸侯亡若夷狄內侵則日變紫或乍赤乍白五色
兼變主天子災臣伏謀政多暴亂四方兵饑日光
四散赤如流血所照皆赤主有急兵起日暗無光
主五穀不成盜賊並起日生彗五色君有大福日
生芒角兵失利臣謀主日中烏出在外天下大亂

日忽消小所當國君死日輪缺萬人死日夜出天下大兵社稷不祥或出非其所政令不行天子失國兩日並出是謂爭明諸侯有謀天下爭主數日相掩則大鼎分日觸者日月交道月來掩之也宜修德以救之四月六陽極日有食之爲災至切極陽而陰犯之則臣敢侵犯之象十月六陰極而有黑暈之類乃陽不勝陰也故爲災輕君宜修德以補之正旦日有食之主君昏政亂國有憂日始食而出齊越受兵將入而食燕越當之日中食荆魏亡地海內兵起史記天官曰日食爲不臧食以甲乙四海之外不占食以丙丁江淮海嶽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山陝以西也壬癸恒山以北其下君當之再如白虹貫日主弒逆或有暗害王者惡黑虹橫在日中者主有分離之象日旁有氣周匝內赤外青名曰暈乃軍營之象日暈赤主兵旱白主喪黑主水災胡兵起青主歲饑黃則軍勝之兆日暈五色國有大喜如青赤氣抱在日上下小者爲冠主國有喜事五色亦吉青赤氣條條交於日

管子卷之六
三
下曰纓紐在四傍曰璫如履在日下曰履皆爲吉
兆有青赤氣微微在日之上曰戴如半暈在日之
下曰負主國有喜如青赤氣小而負在日之左右
則爲珥亦主有喜有青氣如月初生背日者曰背
逆氣也主有叛者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臣挾
君之象青赤氣橫在日之上下爲格臣格君之象
日傍有青赤白氣如半環向日者曰抱順氣也兩
軍相當順抱擊者勝凡抱珥虹璫俱順擊之必勝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實盛而常盈爲君父夫兄
中國之應有遲疾發斂南北之行春行西陸在陸
南謂之夏秋行東陸在陸北謂之冬三百六十五
日周乎天而次窮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
物生與月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成至
於朔而有食由乎月掩其光交而月在陰曆則虧
西南而圓於東南交而月在陰曆則虧西北而圓
於東北食分之有淺深各隨所遇然也

月占論

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
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近日則光斂
猶臣近君則卑而屈遠日則光滿爲其守道循法
蒙君榮而體勢坤也當日則蠲猶臣僭君道而禍
從滅盈極必缺示其不可久盈也凡人主有道
天下奉法則月依常度臣擅權則月行失道大臣
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
則月行或進或退此其大略也月或變色其國有
殃青爲憂爲饑赤爲旱爲兵白爲喪黑爲水惟黃
潤而明則有喜月無光臣下作亂教令不行民饑
國亡月晝明奸邪起臣與君爭月出非其所行非
其路皆女主失行姦通內外月初出而見東方
天下兵起初生而見南方米貴民流月初生而已
半女主強盛凡有三日而始見或三日不見至七
日而始見天下兵起或未當弦望而忽弦望當弦
望而不弦望皆爲兵起國亂臣憂民饑月望前而
西缺望後而東缺名曰反日主臣不奉法侵奪主
勢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朔而猶見東方謂之朏朏

則其舒緩胸則其肅急舒者臣強而專政肅者臣懼而太甚月太盈君惡之太縮臣惡之月出復沒天下亂月毀爲二三天下分亂月墜於天國有憂兩月并出天下兵亂大臣爭權數月并出國以亂亡爭立爲帝月鬪其下有流血凡幾月皆有物如月非真月也月中有非常之氣主妃后有陰謀之事月望而中蟾不見者所當國有大水民流月生芒彗其國昏亂月上黃芒皇后有喜月生角及生牙爪天下兵起大臣恣月無雲而滅暗人君昏耗不明之象法令不行將有死亡之兆月食者陽侵陰也臣下有咎仲舒曰臣行刑執法不中怨氣所積則月爲之食凡出師而月食當其野軍敗將死月食盡君有災不盡臣當之月中有黑子大如桃李者主臣蔽君明月不望而食或望後而食其國大水臣憂春食歲凶夏食旱秋食兵起冬食水月食在甲乙者其年多魚禾黍傷食丙丁年豐食戊巳下田凶食庚辛高田吉食壬癸歲豐兩月並食天下大亂月暈爲軍營之象月有五色暈主國獲

大賢獄無冤滯月重圍白暈主兵主戰鬪暈先破
之方負暈久而方消乃戰久不解之象如無對敵
主大風雨月暈北斗主大喪月暈南斗主大臣憂
或白虹白氣貫月王者惡之大臣王后災月掩犯
暈暈二十八宿者各以列宿所主言其休咎其分
野映之月掩犯太白人君憂主兵掩犯熒惑大臣
憂有亂掩犯歲星爲饑大臣災掩犯辰星大水兵
起掩犯鎮星女主憂月入太微王者惡之女主爲
政月入天市兵起物貴大臣女主奪土月入紫微
天子失位臣變家爲國妃庶爲后凡日月變異如
三日內有大風雨其災少解凶

太陰

瀛州水精爲月分其所主爲夜稟日照以爲光其
盈極則必缺爲陰后臣妾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朔
疾遲之節積二十九日之半強與太陽復會爲一
月青赤白黑表裏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
也不行於日道其食也必食於日中食分少者由
滿闇虛之涇淺食分多者由滿闇虛之涇深行陽

曆食則東北初虧而西北復滿行陰曆食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再盈食旣以正東西爲限由全復於虛闇之所由生

五星總論

五星者天之令使也稟受帝命而各司其職雖幽潛踈遠罔不悉及故福德佑善禍淫罰慝順軌而守常錯亂而表異芒角變色搖動盛衰行留干犯勾衝掩滅所以告示下土五星各有常色歲星青熒惑赤鎮星黃太白白辰星黑五星變常色者青

主憂赤主旱黃主熟白主兵黑主喪五星常色同聚主國泰民安聖人王有天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仁從熒惑以禮從鎮星以信從太白以義從辰星以智從更元立政常應是以立號名曰順天三星合則爲警立絕行主百姓饑乏不收兵荒更立侯王以所見之分野占之若統有四海則咎歸所見有凌觸相犯方用此占若依度無相犯則不主咎蓋五星同道相遇此理之不免也四星相合其名大盪其國兵喪君子憂小人

流主大熱成旱災也五星若合爲大行有德王無德亡五星聚於東方中國吉聚於西方夷狄吉如不在東西二十八舍之方則在日之前後分其東西五星之色大小不齊依其行順其時爲吉如有變異以色占其四時生剋以推休咎五星青比參左肩赤比心黃比參右肩白比狼黑比奎大星七政所行正而不偏順而不逆依乎時令循乎軌度名曰順道主歲豐民安天下和平故所行之道以黃道名蓋取黃應土數中而不偏順而不逆也黃道南有六尺名曰外北有六尺名曰內黃道二十八舍列星周環布如連轡七政運黃道之中次以內外或有凌犯名曰失道又曰錯行凡同舍爲合相凌爲鬪相近七寸之內曰合五寸爲犯相抵曰凌後行而及曰襲相近而忽相侵曰掩過而復來曰犯亦曰襲相觸亦曰鬪成勾巳乙狀曰勾巳乙其星不見曰亡當去而不去曰守當去而復來曰留往而復行舊位曰逆順行曰順當來而越曰泛凡星所變二十八宿分野所臨之下必有重災客

星妖星守犯下有兵爭流血

歲星

東方歲星司春爲貌爲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道
分營室之清廊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以
播植百穀施賞慶以敷給萬民祚有道之主罰無
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從歲變其事祚漢而禍秦
上古百二十年而喻一次伯代八十四歲而超一
辰見伏以十三度爲限周天以十二歲爲貞終率
積三百九十八得大強之數計行乎三十三度六
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爲貴臣在春
當王色如左角而太歲星不居常則人君失政於
春

木星占變

木星應於春令主人主貌木主化生萬物如太歲
之生成故曰歲若仁虧貌失逆乎春氣罰見歲星
國有厚德則居之久而不去若光芒赤角其國大
昌主五穀豐收人物康寧木主於仁君比乎大臣
若縮小失色芒角奮張災於王者及大臣入端門

有犯主大臣有革命入久不出其革必久入而復
出其革不常木主齊星盈縮失次色白中空齊有
大災有王者則滅色白反行秋令木絕之咎太歲
有變所對所衝國有災民殃歲星安靜中度所臨
之分吉若變色亂行奸邪作禍色赤黃而沉其野
大熟蓋木主五穀主大司農故也歲星與土合爲
內亂爲大饑歲星與水合爲謀變爲兵亂饑歲星
與火合爲旱爲饑戰鬪歲星與金合爲白衣之會
戰鬪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大水太白襲木爲大
臣憂王者亦惡之主齊兵大破齊分有災木星凌
犯常以所主二十八舍列星分野所主休咎爲占
五緯相犯同占以五緯所主加以所犯二十八舍
列星所爲論木星入月野有逐相廟於營室絕於
觜參陣降而在人則爲貴臣木星與五星相關皆
爲兵兆在外則外變在內則內變木星春夏失色
秋冬芒角皆爲反相並諸侯大臣齊分之災

熒惑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政而視禮丙丁吳楚爲配爲

邦執法鴻臚爲官爲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
主糾察而政在燔燒積穢進賢良則無變出囚繫
則順軌伏見於二十度之內外周乎天於二十月
之表裏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
十四度之六十六矣若盈縮失位爲奸邪爲童兒
歌謠嬉戲在夏比心宿大星逆行則夏政乃失

火星占變

火星應於夏令主視主禮職比司馬火處心心應
無方其體不測故曰熒惑禮視失逆夏令罰見熒
惑惑者法吏也外則理兵內則理政主天子之理
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以爲規矩之戒如熒惑
芒角或逆行縮小主兵喪火星光明盛大曰喜縮
小不明曰罰罰見所臨分野兵寇自亂順度循軌
春夏光明秋冬色常主禮修政明刑罰必當若居
心宿大火之次虧光明紅潤主天子更變禮法肅
刑威震爲天下順伏之福熒惑春夏小而失色主
大水在所臨分野兵喪熒惑見於楚尾吳越分野
爲司馬正司兵職若不時出則兵興不時入則兵

敗於軍管分野之下光明盛大則天助其威以成大功秋冬大而光明主大旱與所臨分野兵喪色暗縮小則天奪其威不成大功敵無謀或將必非實擊之必破芒角則心銳而志專敵將必圖功利待其銳息攻之必剋逆行勾已有兵戰若彗所指其方必破芒角如鋒有伏兵害於人主宜無出以避其咎光靜不動有大軍主於不戰將軍有災熒惑者罰星也主司羣臣之過無兵有兵災在大臣居久不去殃及其國光繞勾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南則咎在於人君北則咎歸於女后熒惑失行則兵聚其下順之戰者大勝熒惑主乎司空土功太急則色赤主旱主災熒惑主乎鴻臚盜賊道術盛興則色昏爲妖爲亂熒惑中女也其變不常則心之不一主有不果之咎熒惑主火火屬心爲聲犯昴畢與大白同占每歲受事於太微垣與南斗十月至斗行天之罰以所至二十八宿列星分野所主休咎爲論惟犯太微垣軒轅房星南斗主命惡之爲災甚至於太白相合主兵火主

大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太白共至南斗無凌犯觸
鬪者主天子與將相同謀軍事如相凌犯觸鬪名
曰爍主兵喪之凶與鎮星合爲憂爲謀土色勝於
熒惑者主謀火色勝於鎮星者主憂熒惑勾巳失
色爲鎮星所凌者主司馬敗卿災鴻臚出熒惑與
水合不可舉事用兵名曰淬主火爲水所淬滅故
不可舉事用兵熒惑與木合爲焚主軍背主將又
主饑大臣災熒惑與金合爲喪不可舉事用兵熒
惑急則不入緩則不出起於明堂絕於室壁降而
在人則爲童兒歌謠嬉戲主國家之休咎芒角怒
張主詐謀主兵主火焚宮殿

鎮星

土在中央爲鎮主旺夏季配思與信所屬戊巳所
居艮坤主后德之吉凶法地宜而不震其廟南斗
之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進主德厚安危存亡之
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土功之徭無興師
張之釁二十有八載行及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
隱顯積三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十二度太强

管窺車要 卷之六
爲終率離次失位爲婦女老人之禍此盈縮失常
之論季夏比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作事不思
而君德虧信

土星占變

上星應於季夏主信主思土得方而靜靜而不動
故名曰鎮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
主四者皆失鎮爲之動動而盈候王不寧動而縮
有軍不復所居之方久而不去其色黃潤戰則得
地主歲收國享福如子有慶王者生嗣則按曆依
行常守是邦去而不守逆行不來其國淫奔上失
其德鎮星厭而避之天不與也其國失地大臣有
憂女主有災歲必不收土主稼穡土色弱而中空
故主歲不收土主城郭土變異而失行主國城遷
徙土星失次而下二三宿曰縮后有災成主天裂
地動之變鎮星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號令不一
則鎮星大動其色昏而不明鎮星光明黃潤主天
子帝后政令大行天下從而化鎮爲黃帝之德司
女主之過後失度則鎮星有變土失色縮小主有

密謀之變土宿凡有凌犯及五緯相犯卽以二十八宿列星分野辨其所主休咎土與水合土色盛水色弱曰壅塞不可舉事用兵水色盛土色弱光盛流蕩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主下害上太白蓋金土父子故也若土勝金或犯主破軍有災土與木合而有犯主歲饑火合同占土宿守犯太微主有革政者鎮星廟於南斗絕於軫角之分降而爲人爲老人爲婦人有異於衆者也

太白

太白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分乾兌亢爲疏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伐有斷割之威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動衆以興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選兵士治暴慢修法制濬囹圄決小罪伏見於九度之間周天於一載之際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爲率終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爲定例失位降爲壯夫處於林麓之內秋比狼星大而精明失舍失行逆秋令而虧義

金星占變

金星應於秋令主嚴主義司殺以其光芒盛於餘星故曰太白主乎太公爲大司馬司寇皆司兵刑之職如嚴失義虧逆乎秋令罰見太白太白晝見經天光芒角漏明出入搖動跳掣並應兵喪之兆太白之行常在日之前後去日差遠二宮或四十五度則漏明晝見太白失行於日之西方則晨見太陽之前主夷狄之兵敗太白失行於日之東方則夕見太陽之後主中國敗太白若隨太陽經於

正南過而光明不息與日爭輝主君弱臣強主有更王之變天下兵起女主出太白屬兌女子之象太白晝經天則陰陽勝也太白晝見入之速者兵速而易止入之遲者兵遲災久而難遏太白晝見所主休咎必以十二分野占其災兵之方又當以二十八舍所主占其休咎太白西方金也屬乎白獸之體也晝見漏明必主大風作以象其殺之怒太白屬金主言中空動搖犯箕於畢主天下口舌使命橫議太白司兵主殺出軍之日進退高卑遲

速靜躁見伏行止莫不期太白以行之又觀芒角
奮張搖動跳掣內空外實內實外空行之遲速以
候其所起之兵精銳躁靜懦弱虛實進退遲速太
白光芒奮張兵之怒也搖掣兵之舉也有風光動
者不在此占外實內空外張其勢而內不實也內
實外空內藏其實而外虛弱也行緩則兵之遲也
行速則兵之急也始大而後小兵之弱也始小而
後大兵之強也日南金南日北金北名曰縮侯王
有憂兵退則吉太白朝於疏廟亢爲疏廟窮絕於
箕尾之分故十月多伏於日下太白行緩則不出
行則急不入當出而出當入而入天下偃兵未當
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起兵有破國者當期而
出其國昌未盡期日過三矢病其封國上復下下
復上有反將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則太白
爲主辰星出與太白不相合各從出一方爲格野
雖有兵不戰太白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而復
盛出是爲災其下敗軍殺將入三日復微出出三
日復盛入其下國憂雖有兵衆糧饒將必爲所虜

太白合木名曰傷主兵在齊王者惡之又主饑荒
太白合火名反陽先舉兵者敗主大臣以言受罰
太白合水主兵謀胡狄起兵宰臣災主水中國兵
與太白合土主下害上兵有謀變歲荒四星從太
白合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太白入月
臣憂金木合光有兵不鬪合而毀分野有破軍之
兆五星凌犯鬪襲並以所犯列宿所主災福凶吉
分野爲占太白在南木星在北名曰牝牡年各大
熟太白在北木星在南歲無有不定太白降而爲
人爲壯夫處於林麓司於昏曉晝出東方名曰啟
明晨出也見西方名曰長庚隨太陽一日一周天
掌於秦晉

辰星

辰星司冬位北方爲聽主智於日壬癸於卦坎位
隸七星之負官爲廟分燕趙之鴈門爲邑一主殺
伐戰鬪一爲刑罰得失備邊境而謹關梁戒門閭
而修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爲畢爲窮去日以十四
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分爲終卒之

管窺輯要 卷之六
期行二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變段之畢所在荆
有權智有爲之主失位則下降爲婦人幽潛之質
在冬則比奎之大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水星占變

水星應乎冬令主智主聽以其天一生水爲五緯
之先其體合散無方如龍之變故曰辰星爲龍焉
智虧謀失逆乎冬令罰見辰星常隨日之前後起
伏有時不可妄見水星失度則主胡狄入寇兵亂
宰相廷尉災水星常於二月春分見於奎婁八月

秋分見於角亢五月夏至見於東井十一月冬至
見於牽牛其餘之月常伏日下水星一時不出其
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水星出入躁速皆主
胡狄蠻夷兵動水星其德爲智主乎味調陰陽比
之宰相其令肅殺主乎兵刑以象廷尉調變失度
刑殺不法故水星失時寒暑失節邦國大饑有軍
於野則辰爲偏將無軍於野則辰主刑罰當出不
出是謂擊走當入不入是謂漏明皆主兵興水星
犯房心主地震水星色與月同其國大水水星與

太白俱出東方其角皆赤外國敗中國勝水星與
太白俱出西方其角角外國勝中國敗水星變色
失行白主旱赤主兵黑主水黃主燕趙有災水與
太白相合主有謀變爲兵憂之兆水入太白中而
上出主破軍殺將客勝於主入大白中而下出亡
其地水環繞太白其名曰鬪大戰客勝主敗水抵
太白其不居太白之前所臨而擊破軍勝敵水星
居太白之前主軍罷出太白之左小戰摩太白數
萬人戰人吏死出太白右軍急戰水星凡臨犯二
十八舍列星五緯相犯並以二十八舍列宿所主
分野休咎爲論水星廟於觜參絕於翼軫降而在
人主爲婦人主美麗有文章能音律辰星辰度非
時見而光明主天子以麗人爲咎水失行名曰喪
志金失行名曰反生春不見則秋不實夏不見則
主旱月蠲秋不見則主兵冬不見則陰雨六十日
有流邑災

三垣十二分野

太微垣上垣也朝廷位也紫微垣中垣也寢位也

天市垣下垣也明堂位也天市垣帝歲一臨之太
微垣帝日垣臨之故稱帝座獨紫微垣帝朝夕在
焉天子之常居也故稱帝卽大帝也用事之帝也
若勾陳中天皇帝則主宰之帝也周之時有三朝
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
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漢制大
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爲中朝
丞相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
天元旦冬至受朝賀則御焉古之外朝也其北曰
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古之正
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
視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
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
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我朝聖節冬至
正旦大朝會則奉天殿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
此外朝也建極中極武英殿此內朝也
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屬十二次前輩固有論
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志謂衛之分野屬

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
 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
 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涼州耳又謂魏
 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
 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
 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
 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
 乎

管窺輯要卷之六終

管窺輯要卷之七

六安黃 鼎玉耳父纂定

侄九錫公位

九疇倫敘

九如眉介

桐城方兆及子詒全閱

日月交食差

日朔以月與同度月望以日與對纏道交以黃白
 相貫虧食以二體相會若朔交兩值經緯度同當

朔而日爲月所障當望而月爲日所冲皆爲有食
必考其纏離之朏朏則合朔不失於先後審其陟
交之遠近則食分不爽於多寡食有早晚視有斜
正期分中前中後以求食甚定分差究南北東西
以定交限度數食限應否係於在交表裏虧復刻
分由於體徑大小故立朔差交差時差氣差徑差
諸法以求其密古立步食止用經朔以至於或食
於晦及朔二是但知求食於經而不知求食於緯
逮漢張衡以月行分爲九道北齊張子信以交道
別爲陰陽月道出入黃道一周其交有二自初
交而出於黃道之外爲陽曆半周之際行入於黃
道之裏爲陰曆以陰未陽初謂之交初陽未陰初
謂之交中其陰陽未交處者交也兩交俱遍內外
一周爲一終復以陽曆起初焉一終計二十七日
有奇爲交周日分以平行度乘之爲交終度半之
爲交中度以交終度減周天餘爲退交之度分以
退交度分除周天得周天之交數以交數乘交終
如朔實而一得交周之月數以二十九日有奇爲

朔實分以平行度乘之爲朔度分半之爲望度分
交初猶月之朔也交中猶月之望也朔望行度多
而交初中行度少故望常行過交中朔常行過交
終望多交中之數則交望差是也朔多交中之數
則交朔差是也以朔望度混兩交而行之以朔望
差過兩交而侵之則六望之際近於第六之交終
六朔之際近於第六之交中其朔望而鄰於兩交
者則日月爲之食也大率去交十五度已下者皆
入食限三統以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通分納于
得一百三十五爲會法以求食月置會餘積月以
二十三乘之盈一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
三爲一月以盈一百三十五所得者起其正算外
卽得食月至隋張潛玄更加朔望差以求之大業
以冬至朔食起陽曆交秋爲上元其推入交也置
演上元積月以會通去之餘以朔望差乘之滿會
通又去之餘爲所求年天正朔入交餘及授時截
尤爲用應以求之置中積加交應減閏餘滿交終
去之不盡爲天正經朔入交汎日分如以望策加

管窺輯要 卷之七
三
之得經望入交汎日分又以定朔望加減差加減
之得定期望加時入交定日分所謂汎日者汎而
未定之詞定日者大小餘之分秒至此求進而
有定矣視交定日分在半交周以下爲月在陽曆已
上去半交周餘爲月在陰曆其入交日在一日已
下十二日已上十五日已下二十五日已上皆爲
入食限置經朔望入交汎日分以月平行度分乘
之爲交常度以太陽盈縮差盈加縮減之爲交定
度視交定度在交中已下爲陽曆已上減去交中
爲陰曆視交定度如在七度已下三百四十二度
已上爲食在正交限若在一百七十五度已上二
百零十度以下爲食在中交限如推月食不用是
故日月之食係於交而食分之定在於時午前見
食早午後見食遲地偏西見食早偏東見食遲所
以立時差分法以求其午前午後之差分而加減
其朔之交定日大小餘以爲日食甚定分蓋因人
在地上見食早晚之故非定期之法有未密而又
爲之加減也今據午地以論之如食在午前者日

在東而月在西來以奄之則未及黃白度分相奄而人在地中斜視先已見食及至黃白度分相奄則食已過矣其地之偏東者乃方見食故午前日食則見食早而當減其午前分也在午後者日在西而月在西東以奄之則黃白度分雖奄而人在地中斜視猶未見食如地之偏西者已先見食必俟月行更東則地中斜視方纔見食故午後日食則見食遲而當加其午後分也若日食當正午則地中見食與定期朔時刻相應而無時差以爲之加減其定期朔時刻卽爲日食甚定分矣其立時差始唐徐昂以損益法求之以定期日出辰刻距午正數約百四十七爲時差視定期朔小餘在半法已下以減半法爲初率已上減去半法餘爲末率以乘時差如刻法而以初率以減末率倍之以加定期朔小餘爲食甚定餘授時更以相減相乘法求用極差大刻五十六〇以除相減相乘得九十六爲法視定期朔分在半日周五十分已下去減五十分爲中前分卽初率已上減去五十分餘爲中後分卽末率

率以中前分與半日周五十分相減相乘如九十六而一爲時差中前以減中後以加皆加減定朔分爲日食甚定分置中前後皆加時差分爲距午定分月食用卯酉極差一刻三十分以除日法四分之一二十五自之實得四百七十八太爲法視定望小餘以分卯酉前後在日周四分之一巳下爲卯前巳上減去半日周爲卯後在日周四分之三巳下減去半日周爲酉前巳上覆減日周爲酉後以卯酉前後分自相乘退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爲時差在子前以減子後以加以加減定望刻分爲食甚定刻分既有食時差分加減定刻以爲食甚定分又當以食甚定分而加減經朔盈縮曆分爲日食甚入盈縮曆日分也授時置經朔入盈縮曆日分以食甚日及定分加之以經朔日及分減之卽爲食甚入盈縮曆日分蓋以日食甚日定分較之經朔日及分則曆有多寡之殊而法有加減之異如食甚定分多如經朔日分以日食甚定分內減去經朔日分以其餘爲加差加於經朔

盈縮曆分而爲食甚入盈縮曆日分是矣如盈縮日分多如食甚定分則食甚定分不及減矣其不及減之數當於經朔盈縮曆日分內減之所以用經朔盈縮曆與日食甚定分相併然後以經縮日分減之則食甚定分之當加者隨之而加當減者亦隨之而減矣此只是以食甚日定分而加減其經朔曆而爲日食甚入盈縮曆日分也又效氣朔法以求其差而盈加縮減之其食甚入盈縮曆定度分如求月食甚入盈縮曆定度亦效例以求之初日食入盈縮曆定度在象限已下爲初限度已上用減半歲周爲末限度月道交有陰陽曆限各有度數然推日食其限未爲定也必攷其黃道斜正廣狹天體升降低昂而求二道南北東西之差以加減正交中交限數乃爲日食定限若推月食則無南北東西二差加減惟視所入陰陽曆以近交限數求之卽爲月食定限其日月食限之中視入交日不及交中而在十二日已上者爲交中前限在十五日以下者爲交中後限以後限減交中

管窺車要 卷之七
在二十五日已上者爲交初前限在一日已下者
爲交初後限凡先交後食自交而至食在後限數
之內者可通謂之交後分先食後交自食而至交
在前限數之內者可通謂之交前分在交初前限
已上交中後限已下者皆爲交中後分在交初後
限已下交中前限已上皆爲交中前分其食分及
用分數之多寡皆隨交前後分而見之矣徐昂創
有南北東西偏正差例求以相減乘之法授時因
之以月平行度三分之一得四度四十六分以初
末限度自之以四度四十六分除之得一千八百
七十用以爲法其求南北差置初末限度自相乘
如一千八百七十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秋用
減四度四十六分余爲南北汎差再以距午定分
乘之以食甚入盈縮曆日下冬夏二至後半晝分
除之所得以減汎差爲定差分亦看盈初縮末限
正爲減而中爲加縮初盈末限正爲加而中爲減
順減者依規逆減者返作其求東西差置日食甚
入盈縮曆定度分與半歲周相減相乘如一千八

百七十而一為度不滿退除為分秒為東西汎差
 以距午定分乘之以日周四分之一二十除之所
 得若少如汎差即為定差度分若在汎差已上者
 倍汎差減之餘為定差盈中前而縮中後正減中
 加縮中前而盈中後正加中減日食在正交三百
 五十七度六四在中交一百八十八度二十五以
 南北東西二差加減之而成正交中交定限度分
 以定限度分而與交定度分相較則得日食入陰
 陽曆及去交前後度置交定度在中交限已下以
 減正交限為陽曆交前度以上減去中交限為陰
 曆交後度在正交限已下以減正交限為陰曆交
 前度已上減去正交限為陽曆交後度月食視交
 定餘在交中度一百八十一度已下為陽曆已上減去交
 中為陰曆視入陰陽曆在後準十五度五餘已下
 為交後度前準一百六十六度三十九分六十八秒已上覆
 減交中餘為交前度分以去交前後度分用減日
 月食限則食分可得矣隋張賓悞交有表裏日有
 外限應食不食者授時因之以太陽陽曆食限去

交前止六度定法六十陰曆食限去交後八度定法八十太陰食限去交前後一十三度五分定法八十七各以交定度減食限餘各以定法除之得所食分秒如月食滿十分去之餘爲食既內分秒凡食限不及減者皆爲不食日食者以月近於友奄其日體而日爲之食其日體非有損也若日月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甚謂之食既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近於正交則食分多遠於正交則食分少然其交有陰陽之分焉如朔而月行黃道之內爲陰曆則日爲之食以月所奄也如朔而月行黃道之外爲陽曆則日在內而月在外以月行密近於交月與日近自下觀之猶有奄犯日亦皆食故其食限止六度月食者以月行侵入暗虛而月爲之食非謂天有暗道亦非謂地之形質也兩朔之交日月經度對纏相望月體映日而明其光已滿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或於交限內對經對緯所授日光傷於太勝陽極反允故致月體暗黑如漆紅濃厚反成紫也

若望不當二交之前後而距交十三度五分則月不食若望在二交前後限內者則必有食矣若望而距交未遠在四度三十五分之內其食必既餘八度七十分雖是食限而食不既古者以日對冲之處名爲暗虛謂日之象景也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暗日非有象景而強明故云虛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與日等日體徑一度月體半之而其徑亦准一度則日道之廣亦必與徑同月道既准一度則暗虛廣二度也今以暗虛之黃道與月之本道兩道相交以交前四度三十五分併交後四度三十五分共八度七十分爲食既限既限之前八度七十分爲既外前限既限之後八度七十分爲既外後限此三限在暗虛則爲二十六度十分而在月道止爲十三度五分夫日食至十分卽爲食既月食乃至十五分者以月之食限交前後各一十三度五分均爲十五分每分計八十七分食十分歸限八度七十分而望已食十分矣十分已足食既既則已盡黑然所食雖既而纔入既限故

食十分已上之數爲既內之分月望正在交的而食更以八十七分歸限四度三十五分名曰既內五分乃十五分也共限十三度五分乃前限之一半其出後限亦然故月食有既限而日食則不立既限矣其月在望交者月道廣一度闇虛之道廣二度兩度相犯者多故食限亦多至十三度五分而其食之時刻亦不少在朔交者日月二道皆廣一度相犯者少故食限亦少約八度左右而其食之時刻亦不多日之食限少故其食也罕月之食限廣故其食也頻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而論無有四時加減八分所見食分並同而日食則不然合朔在交月有八行交黃道處或鄰於所交其月在日下或在日旁仰望斜視則其所障各有不同若月在陽曆日或不食蓋月在南斜而視之故有不食若月在陰曆鮮有不食者爾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殊日在上而月在其不正視之月必掩日似食之既及旁觀有遠近之差則食數有多寡之異故中國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

化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日行極南月在陰曆則中國見食分多月在陽曆則中國見食分少開北戶而向日之處月在陽曆反食多在陰曆反食少夏日近中國冬日近交廣惟戴日之下在酌中之間推步其差實因四時早晚地偏南北東西之故然南北東西不可以里路計但考表景長短極星高下及中星之所在以爲加減之法也夫食定分者就二曜圓體所障虧缺之分也定用刻者食時之刻分也食定大小者通食分而言之至此分數而食之定也欲求所食定用先須審其體徑以日月之體約爲各徑十分開虛之體倍日之徑故日食不過十分月食不過二十分推日食定用及三限辰刻法始唐徐昂以相減相乘法求之以二十分與日食一十分相減相乘得積六十四開方得徑數八分卽日徑之數是用以推食之定分故爲定用分授時以弧矢法求之假令二圓相套徑各一十步二矢共四步求二半弧弦法併二徑得二十步內減共矢四步餘一十六步爲二多半徑以二

矢共四步因之得六十四步爲二半弦昇平方開
之得八步爲二半弧弦共數卽得日徑之數也其
求日食定用分置日食分秒與二十分相減相乘
平方開之爲定用分以七因又八刻二十乘之以
入限月行度除之爲定用刻分蓋太陰周限三百
三十六除轉周得日八百二十分日徑得十分度
之七故以七乘八百二十得五十七十四法以五
千七十四乘定用分卽徑數正得太陰限數挨其
本限下太陰遲疾限行度內減日行八百二十分
以其餘爲法而除之得太陰來奄太陽之日分也
是爲定用刻分其三限以食定便爲食甚以定用
刻分減食甚則初食之時故爲初虧以定用刻分
而加食甚則所食還減盡矣故爲復圓求月食定
用分及三限五限置三十分以月食分秒減之餘
以月食分乘之得積以平方開之爲定用分置定
用分以七因又八刻二十乘之以入定限行度除
之爲定用刻分置月食旣內分與十五分相減相
乘平方開之爲旣內定用分又以七因之又以八

百二十乘之以入定限行度除之爲既內定用刻分以減定用刻爲既外定用刻分若月食在十分已下無食既只此三限推之置食甚刻分以減定用刻爲初虧加定用刻爲復圓若食既者作五限推之以初虧刻分加既外定用刻爲食既又加既內定用刻爲食甚再加既內定用刻爲生光又加既外定用刻爲復圓依發飲術而一得辰刻至於更籌辰刻帶食出入則各以筭術入之焉魏楊偉正定食起虧術其起復方位以月在陰陽曆論之

按日食所起皆自西方而復於東方月食所起皆自東方而復於西方日之食月之奄日也自西方來食自西方初起其近既限者是月正當黃道故日食起自正西若不入既限者所食分淺是月帶陰陽曆也月道帶行陽曆者月道乃在黃道之下自西南而漸上行去向東北在黃白交後度是月奄其日體之外故曰雖自西食而亦帶南焉是以初虧起於西南甚於正南復於東南月道帶行陰曆者月道乃在黃道之上自西北而漸下行去向

東南在黃白交前度是月奄其日體之內故曰雖
自西食而亦帶北焉是以初虧起於西北甚於正
北而復於東北月之行由月行速而自犯暗虛也
故月食復自東起其近於既限者是月上當黃道
故月食其正東若或不入既限者月行至交前後
四度之上十三度五分之內皆月微侵暗虛南北
之體所食分淺是月帶陰陽曆也月道帶行陽曆
者乃亦在黃道之下自西南而漸上行去向東北
在陰陽曆 未分交之後度是月體漸侵入暗虛
體之外故雖東食而亦帶北所以初食起於東北
甚於正北復於西北月道帶行陰曆者乃亦居黃
道之上自西北而漸下行去向東南在陰曆未分
交之前度是月體微侵入暗虛之內故雖東食而
亦帶南所以初食起於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
其日月在黃白交前度食者皆爲白道漸離黃道
遠矣故月雖食而漸踈退也若在陰陽曆未分交
之後度食者皆爲白道漸密於日道近矣故月食
而漸親也月道如行至交前後三度之內者所入

近交爲既限深矣凡日月食在八分已上日是日月行至黃白相交之處乃在既限之內並無偏於南北之勢故無論陰陽二交前後度日食但云起於西復於東月食但云起於東復於西也此皆據午地而論之或以九服之遠近則又不同焉若帶食分出入在晨昏之際雖不見其食甚但見初虧或見復圓以前則不必論之所謂食甚之時則在初虧復圓之際其非食既者而於此際食分最多從此則轉減少也日食止言既月食言既又言甚者蓋月既初之時名食既食既之後生光之前此際名爲食甚若日則不然食既甚生光無所分別食既不久止須臾耳其日朔食於夜月望食於晝非惟人月所不及見而在所不論以理究之天道回旋必方位及此若此之類所謂交會之密率者也要知太陽食甚日纏黃道宿度以日食甚入盈縮定度在盈便爲定積在縮加入半歲周爲定積加天正冬至加時太陽黃道宿次度分挨減周天列宿度分而命之得日食甚日纏黃道宿次度分

如望求太陰食甚月離黃道宿度以月食甚入盈縮定度在盈加半周天在縮加入半歲周更加半周天共得滿周天度分去之餘爲定積加天正冬至加時日纏黃道宿次度分挨減周天列宿度分而命之得太陰食甚月離黃道宿次度分

太陽出入圖說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東出地上爲晝從天左旋西入地中爲夜冬至至行南陸去北極爲最遠出辰初入申未經天一百四十四度晷漏四十刻晝極短夏至行北陸去北極爲最近出寅未入戌初經天二百一十六度晷漏六十刻晝極永春秋二分當兩極之中出卯中入酉中經天一百八十度晷漏五十刻晝夜平其增減刻差冬至遲而春秋速故二至前後晝夜長短二十餘日增減一刻春秋二分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逐氣增減以漸日數難以均定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爲晨分日已入二刻半天方暗爲昏分晝夜分以日之出入通一晝一夜爲一日太陽一日迴繞地一周若究太陽

行天則右旋一日行一度一歲始一周天或以一日繞地一周卽爲一日一周天蓋不知天地而云耳

論日度

冬夏二至乃陰陽之始春秋二分乃陰陽之交中曆之元首於冬至本陽之始也西曆之元首於春分據交之初也中曆太陽冬至起於子中夏至在於午中春分交於酉中秋分交於卯中然天道左旋其運平舒日道右躔其轉漸縮初雖微差積久移宿堯時冬至度尚在虛漢唐入斗至於元明東入箕矣西曆積年起於阿刺必年卽隋開皇己未歲也隋在漢唐之間正當冬至在於丑之斗宿夏至在於未之井宿春分之交在於戌秋分之交在於辰蓋以二至移次而二分亦移宮矣其交初不在於金牛酉宮而在於白羊戌宮故以白羊戌宮爲諸宮之首周天十二宮計三百六十度是卽中曆天周赤道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奇也以十二宮分爲不動的月每宮三十度爲不動的度日

月五星之行皆准其宮度之數矣然以黃道較於赤道宮度自有濶狹之變故太陽在於宮分日數各有多寡之殊其白羊戌宮三十度日行得三十日卽太陽行黃宮之濶也人馬寅宮亦三十度日行得二十九日卽太陽行黃宮之狹也其行各宮分之日數有多寡卽行各黃宮之日數有多寡也行十二宮計三百六十五日整卽歲周之中積整日亦不動日也尚有小餘約四年而積成日添於雙魚亥宮得三百六十六日或謂爲宮分有用之年至一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其歲實比於四分之一爲不及也以三百六十五日行十二宮分之度謂之中心行度以赤道橫絡天腹行於天之中也其併立成內距元之年月日中行度卽中曆推距元之年月日赤道中積度也併得日中行度內減一分四秒乃爲元之年宮分末日度應也投如不減則次年白羊宮第一日行度初分乃先年雙魚宮末日度分矣其日最高行度者西曆日度起於午中蓋測於午中也日之東升至於午

中其度最高過午則降而沉矣是以日日午中所
測太陽行度謂之最高行度也一歲最高逆推始
於午宮今之最高差於中宮卽一歲夏至之午中
也此謂之最高是據一歲夏至午中行度之最高
而該每日午中行度之最高矣故最高行度每年
每月每日俱有之其日當時測定宮度若干卽爲
元之年白羊戌宮第一日距夏至午中所測太陽
最高行度也已往歲差已在其中矣自後歲差則
每當加也但中曆歲差總減於一年西曆歲差散

增於日月其併總年零年月日之最高卽併積年
月日之歲差也西曆以最高加於當時測定之宮
度卽中曆以歲差減於當時冬至赤道之宿次中
曆赤道宿次右旋故以歲差減其宿次則天道漸
差而東西曆宮度亦自右行而以歲差加於最高
行度此減彼加似乎不類然以最高行度減其中
心行度而爲自行度分則加赤減矣故其歲差之
法同差於東也中曆減歲差於當時冬至宿度之
前所以求符今日冬至宿次之度西曆加歲差於

當時測定宮度之前所以求得今日夏至宮度之
始以最高減其中心行度爲自行度卽歲差減其
赤道而入盈縮曆也假令不減最高行度則所求
加減差數俱不相合如求白羊戌宮一日之差乃
得夏至之前一日差數而非白羊戌宮極差二度
四十七秒之加差矣其曰自行度者是日自行之
度也日行黃道自有盈縮曆限卽其自行宮度有
加減差分以自行宮度之淺深而求加減差之多
寡卽入曆限之淺深而求盈縮差之多寡西曆自
行度以夏至起初宮夏至後行縮曆故自初宮至
五宮爲減差以減其中心行度以冬至後行盈曆
故自六宮至十一宮爲加差以加其中心行度其
減差自初宮初度至三宮二度而積差之極至於
二度四十九秒卽夏至後縮差至於二度四十分
也此課二曆中曆差多而西曆差少然差數雖有
多寡之殊其盈縮相補無彼此之異故以盈縮差
而加減其中積差以加減差而加減其中心行
度則經度均得矣

